

新译文
流行

侦探

〔俄〕A·阿法纳西耶夫 著
傅石球 译

莫斯科 女杀手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991年1月

译文
新流行

侦探

〔俄〕A·阿法纳西耶夫 著
傅石球 译

莫斯科 女杀手

МОСКОВСКИЙ
ДУШЕГУБ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科女杀手/(俄罗斯)阿法纳西耶夫著;傅石球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9
ISBN 7-5327-2791-2

I.莫... II.①阿...②傅...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881 号

А. Афанасье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ДУШЕГУБ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ртин》, Москва, 1996 年版译出

图字:09-2001-062 号

莫斯科女杀手

[俄] А·阿法纳西耶夫 著

傅石球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345,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2791-2/I·1614

定价:23.00 元

第一章

1984 年

库尔斯克火车站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姑娘，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浅色的风衣，一手拎着人造革箱子，另一只手拎着运动背包。她引起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神色忧郁的市民的注意。他从一旁走上前去，声音不大地问：

“要到哪里去？我顺路用车送你。”

姑娘扮着一副开心的怪相看了看他，这是她在莫斯科遇见的第一位交谈者。

“您特地想送我呢？还是送谁对您来说反正都一样？”

“怎么会这样问呢？”

不，她心里想道，她可不需要这个笨蛋，但她还是多问了一句：

“您付多少钱？”

“付什么钱？”

“嗯，因为您要用车送我。”

那个年轻人在她炯炯有神的目光的逼视下老实巴交地喘着粗气问：

“你怎么啦——精神不正常吗？”

“我不明白，”姑娘抱怨道。“你们这儿，也就是莫斯科，人们会朝

泼妇身上扔什么东西？”

想捞外快的司机富于表现力地把一只手指头放在太阳穴旁边转了一转，然后慢慢地朝自己那辆又破又脏的“日古利”走去。

一小时后，她坐在“明斯克”大饭店里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她的苍白的面颊变红了，一双碧绿的眼睛放射出令人神往的光芒。一名穿着短制服的上了年纪的服务员一面同她交谈，一面不由自主地微笑。他们几乎已经交上朋友了。

“塔尼娅，我还要向您介绍，”服务员一面往她的酒杯里斟着咝咝作响的红酒，一面说，“您一定要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山。从那里眺望莫斯科可以看到最好的景色。”

“但是我怎么来得及把一切都看遍呀，”塔尼娅兴奋得带点哭腔抱怨了起来。“博物馆、剧院、展览会——这一切都要在两天内参观完。还要在莫斯科到处逛一逛。啊，我多么想在莫斯科逛逛街。这真是令人发狂的事呀！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亲爱的，您说过您有一个侄子，他是个大学生，对吗？……”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服务员疑惑地用低沉的声音说。“但是您明白吗，这或许并不是最佳方案。”

服务员的侄子真的是一个大学生，他对全城了如指掌，但是最近一段时期稍稍有点出轨：难得有哪一天不是在凌晨时才回家，而且还是喝得醉醺醺的。品行端正的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甚至不愿意去想他的侄子会怎样对待一个天真无邪的外省姑娘。这个姑娘观望世界时的欣喜神情竟然使服务员那颗已经变硬的、像已裹上装甲的心稍稍有点软化了，而这种情况也许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了。在饭店里干活的这头老狼看够了种种卑鄙肮脏的事，因此他不会白白期待人们对他发善心。生活对他是很严峻的，但他偶尔也会转身用自己不设防的一侧去面对它。你瞧，一件多么奇怪的事出现了：她就像儿童书中的红帽子似的，来到了这烟雾腾腾的大厅。

“好吧，我明白，”姑娘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伤的神色。“您的侄子是一个京都青年，和我待在一起会使他感到百般无聊的。但是您

知道吗,亲爱的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我根本就不是那种老老实实的女人。在学校里就有许多男孩子追求过我。我既能与人结伴唱歌,也能与人结伴跳舞。我还背得出许多首诗。我毕竟是一个十足的优等生。情况就是这样!”

“你吃吧,吃吧,肉要冷掉了,”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完全像对家里人那样嘟哝了一句。这个农村姑娘身上,这只羽毛未丰的小鸟身上,有着一种迷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他怎么也弄不懂。他把许多吃的东西端到了她的餐桌上,并且全都是最好的:柠檬鲑鱼肉,烤蘑菇,鸭形小面包,酸奶油,滚烫的、加上香料的基辅肉丁稠辣汤,以及一道作为午餐主菜的、用来强健腰腿的大菜肴——新鲜的葱烤菲利牛排。别看姑娘长得像一根柔韧的柳条,吃起来却顶得上两个男子汉。看她吃饭真是有意思极了。使他感到有点困惑的是她要用酒来佐餐,但他却认为这是乡下人的豪爽激情:既然要寻欢作乐,那就要喝得烂醉如泥。不过,主要的是,当她闲谈时,从她那张娇嫩的樱桃小嘴里吐出来的话语就像是急促的、笑吟吟的吻。还有,她看他时的神情就好像她不是现在刚入座,而是他从她一出生就领着她闯世界了。她挪开盘子,拖长声音任性地说:

“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冰淇淋在哪里?您可是答应过要给我吃香蕉冰淇淋的呀!”

于是老傻瓜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地迈着患痛风症的双腿,飞快地跑到厨房里去了。当他过了五分钟带着一盘甜食回来时,少女已经不见了。餐巾上草草地写着一条留言:“尼·马·,亲爱的,下一次我再付款,现在没有钱。谢谢您的一番好意。塔尼娅。”

最有意思的是:老头尽管心里感到不痛快,却也没有谴责这个调皮的姑娘……

晚上,她已经不叫塔尼娅,而是叫维奥列塔,即维卡,并且偕同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体面的男人在高尔基大街上闲逛。时间大约是晚上七点钟,这是莫斯科的一个幽静时间。她把东西留在火车站的寄存处,只有一只雅致的深红色女包在她的肩上晃来晃去。一个半小

时之前，她在普希金广场上的剧院售票处，同这个男人认识的，现在他们的谈话已经具有相互信任的味道了。

“我喜欢上了年纪的男人，”维卡平静地慢慢说道。“同他们至少还有话可说。现在的年轻人全都是轻浮的家伙。他们只想一件事。”

“什么事？”

“只想那件事呀，安德烈，只想那件事。就是怎样尽快地钻到姑娘的裙子里面去，别的就漠不关心了。”

“不过，”男伴有点发窘地说，“听到一个年轻姑娘这样议论还是有点奇怪的。”

男伴名叫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洛沙科夫，他已经告诉她，他在一个保密的研究所里工作，不久前得到一笔令人羡慕的奖金，现在正在准备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他住在离中心区不远的一套独用房子里，这套房子是他在同妻子打离婚官司时赢得的。他想从维卡嘴里打听她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孤孤单单地在城里游荡，但是姑娘却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暗示来应付他，因为她还没有想好该如何紧紧捆住这个上了年纪的傻瓜。从种种迹象中可以得出结论，完全可以在这个有学问的傻瓜那里暂栖一两个星期，以便悠闲地环顾周围的情况。

“我累了，”她说。“真想坐一会儿，或者甚至是躺一会儿。”

“要送您回家吗？”

“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维卡笑了笑说。看到她的灿烂笑容，看到她那双微带绿色的眼睛里闪出的转瞬即逝的光彩时，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的脊柱里好像起了一阵轻微的痉挛。假如在白天，即在几小时之前，有人告诉他，说他会直接在街上结识一位迷人的姑娘，对她产生一种荒唐无比的、罪恶的迷恋，那他决不会相信。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是个文绉绉的知识分子，对待女人，他有两种态度。一方面，他有点怕她们，有点瞧不起她们（又长又苦恼的婚姻只是更加增强了这一想法），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易使女人倾心的男人，并且是个深谙女人天性的大行家，特别是在前妻柳德米拉于八年前教会他两种奇妙的作爱姿势之后。

“一起吃晚饭,好吗?”他随便地提议说。

“最好请您出个主意,该怎样在饭店里租一间客房。我听说这事不大好办。”

“您怎么啦,真的不是莫斯科人吗?”

“难道看不出来吗?”

洛沙科夫觉得讲优雅的恭维话的时刻到了。

“维卡,您长得很漂亮,因此人家似乎不会去考虑您是莫斯科人呢,还是外省人。您有一种罕见的磁力。请相信,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如果我的磁力会对饭店的管理人员起作用,那就好了。要是不起作用呢?”

她带着一副露骨、放肆的挑衅神情望着他:喂,男人,拿定主意吧!她的眼睛在引诱洛沙科夫,将他引向远得他连想也想不到的那种令人慵懒的地方。突然的心跳使他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倒是可以上我家去……不,不,别朝任何坏的方面去想!我对您来说是绝对安全的。不过,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在饭店里人家会对您这种姑娘……再说,难道我们不是已经有点要好了吗?”

“我听说过,”维卡冷冰冰地说,“有些男人会装扮得像羔羊般温顺,把不理智的小姑娘诱骗到自己的家里去作客,然后就强奸她们,并用硫酸在浴缸里把尸体溶解掉。”

“天哪!”洛沙科夫把维卡拉到“马尔斯”咖啡馆对面的一条长凳上,神经质地抽起烟来了。“是谁对您讲了这种无稽之谈的?依您看来,我像个歹徒吗?”

“这就使人产生戒心。只有在电影里歹徒才像歹徒。在生活中,歹徒就是讨人喜欢的男人。否则,哪个傻女人会上他们的钩呢?”

“既然这样说,”洛沙科夫怒气冲冲地反驳,“那么我也一点都不了解您。说不定您是个女贼呢?”

“说过这种话后,”维卡说,“我们最好还是分手吧。”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把香烟抽到只剩过滤嘴,并小心地把烟

蒂扔进废物箱，说：

“我是想与您坦诚相处，维卡。我已结过一次婚，但是失败了。我前妻倒不是个骗子，但似乎并不爱我。我也一样……总之，我们是凑合着过日子……您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滋味：一连十年同一个陌路人，甚至好像是同一个你所敌视的人睡在一张床上。我吃够了这种苦头，够我一生受用的……瞧，今天我同您一起相处已有两个小时了，当我们闲逛时……我突然又觉得自己很年轻，知道吗，我感觉到心里有一种亢奋情绪。想要逗乐、胡闹……想到我们将就这样简单地骤然分手，我感到很难过……这话大概听起来像是很傻吧？”

“不，不傻。很有说服力。您的爱情表白真是动人。毛孩子是不会这样的。他们只想得到满足，过后就漠不关心了。”

“这话您已经说过了，维卡。唉，不过，我根本就不是毛孩子。”

“您一点也不想这种事吗？假如说实话呢？”

“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我再说一遍，无论我想些什么，您都没什么可担心的。说到底，我可不是什么躁狂症患者。”

“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维卡问。“您家有浴室吗？我毕竟是在火车里过的夜……”

洛沙科夫感到骄傲的是自己的住房很宽敞，而且还有斯大林时代的高高的天花板。他使住房保持着军人的整洁：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每一样东西、每一本书都放在各自的固定地方。他订下这条规矩似乎是要故意刁难前妻，因为后者只有在杂乱无章的环境中才会感到舒适。维卡喜欢这套住房。

“安德烈，现在我才明白你真的是非常可靠的人，”匆匆地看过两间房间和厨房后，她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打开冰箱看了看，又补充说：

“就这样吧，安德烈。趁我洗澡时，你到商店里去跑一趟，买一点香槟酒和随便什么好吃的东西来。今天毕竟是我们的好日子。我和你就好像是一对新婚夫妇。”

洛沙科夫感到有点不安，她在他家里表现得太随便，而且突然开始发号施令了。他对女人说话的口气是非常敏感的。脑海里一下子就浮现出了一直唠唠叨叨的柳德米拉的形象。但是，他丢开了不愉快的念头。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万恶的淫欲把他捆住了。不知是受长期节制的影响，还是命运在诱惑他，当他看到维卡的浑圆的膝盖、刚健的大腿、被衬衫紧紧裹着的不停地耸动的胸脯时，他的脑袋里就像中风前那样有什么东西可疑地膨大了。

他犹豫再三后，除了香槟酒之外，还买了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和两瓶啤酒，不过这两种酒彼此是一点也不相称的。他在糖果点心部买了一只大奶油蛋糕和一盒巧克力糖。神经扭在了一起，捆住了他的本性，促使他作出连他自己也感到有点惊奇的果断的男子汉行动。“我要痛饮，”他心里想道，“要一醉方休！”

他在前厅里照了照镜子：一张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刚毅而又聪明的面孔。目光就像是梦游病患者的目光。

维卡在浴室里把水弄得哗哗作响，在那里哼唱一首歌，好像是“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他摆好桌子，启开一瓶白兰地酒，切了一点火腿和干酪，然后点燃一支香烟抽了起来，耐心地等待着。

维卡穿着他那件长及她膝盖的睡衣上装从浴室里轻盈地走了出来。她咚的一声重重地坐到了椅子上，羞答答地把衣襟掩到颈部。粘着几绺黑色髻发的面孔焕发出一种高贵而又妩媚的光彩。在她掩衣襟的时候，他发现她上装里面没有穿任何衣服。

“让我们为开个头先喝一点，好吗？”他低沉地问。

“安德烈，开个什么头？”她的目光幸福而又天真无邪地闪烁了一下，这种目光是大自然一点一点仔细地收集起来的，大自然有时候会把它放到年轻姑娘的眼睛里去，好让陷入罪恶之中的人们对天使的样子有个概念。

“只不过都这样说而已，没有任何意思，”洛沙科夫窘住了。“就像人家说：你好！”

“我希望，你不是个酒鬼吧？”

“实话实说,我最后一次喝酒是在两年前。”

“失风了,对吗?”

“不,没有失风。我对你说过,我是个搞科研的人。科学和酒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

“对呀,是水火不相容的!我有过一个男朋友,他在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像水蛭似的在那里吮吸酒精。”

“谁喝酒,谁就不是学者。”

“那就斟酒吧!”

喝下第二杯酒,洛沙科夫显得有点垂头丧气了。他想要诉苦。

“假如要弄个明白的话,我其实是一个不走运的人。按平常的标准而言,我当然算是得到了许多东西:住房、博士头衔,然而我却好像没有活过似的。一切都是因为柳德米拉。她在我耳边聒噪了十年。你是个蠢人,你是个小丑,谁也不需要你,等等,等等。我差一点因她而变成一个阳痿患者。《圣经》中说过:一个凶老婆是对男人的最可怕的惩罚。”

维卡两边腮帮子鼓鼓的,正在大吃大喝,不时狡黠地看他一眼。她身上的上装有时会因动作过猛而敞开,于是褐色乳头放肆地竖起的那对白得像棉絮似的乳房就会落入洛沙科夫惊讶的眼帘。随后,维卡自己动手替自己和他斟酒了。白兰地对她一点也不起作用。她只是变得有点忧郁了。

“无论你的妻子是个怎样的女人,安德烈,难道可以诋毁她吗?这不像是骑士的风度。”

“那么,当我打碎一只瓷碗时,”他凶狠地问,“用菜汤浇我就是骑士风度吗?那是端着锅倒的呀。”

“是滚烫的吗?”

“不是的,谢天谢地……还有一次,她把自己的情人带到家里来了,一个身高马大的男孩,我当场捉住了他们。就在床上。嘿,我客客气气地对他说:穿衣服吧,亲爱的,滚出去。她竟然这样教唆他:你别怕我的大草包,他是个蠢货。他顿时乐了,并开始揍我。我是不会

打架的。她只顾哈哈大笑。她还大声说,别打腰子,否则他以后无法去商店。这像是骑士风度吗?”

“真该把他俩杀死。”

“为了以后加刑吗?不,对不起。对此我毫无兴趣。两年后,我就同她离婚了。”

维卡点上了香烟,小口喝着香槟酒,怀着一种奇怪而又冷漠的同情透过烟雾望着他。洛沙科夫明白自己说得太多了,但他的心里却泛起了暖意。把满腹牢骚全都发泄出来真是好极了……她的乳房已经不再藏在上装里,而像两只耀眼的白球神秘地显露了出来。

“你会爱上我这种人吗?”他问。

“不会,”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你也并不需要爱情。你只需要怜悯。”

“你能可怜可怜我吗?”

“不能。我可不是修女。”

“那我该怎么办呢?”

他想要哭了,但是维卡伸出一只手,在他的一只耳朵后面搔了几下。他贪婪地把她的手掌紧按在嘴唇上。

稍后,在一段为时不长的记忆模糊过后,他觉得自己正四肢着地悄悄朝自己那张床爬去,而那个非常漂亮的宫女就在夜用小灯的金黄色灯光的照射下四仰八叉、大大咧咧地躺在床上。

“行啦,”她宽容地从床上朝他微微一笑。“装狗装够了。到这里来吧。”

他不时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爬到了她的身上,她就灵巧地用长长的秀腿箍住了他的腰。他的一切悲哀和灾难全都烟消云散了。

“抽动吧,抽动吧,”维卡指挥说。“快一点,亲爱的,再快一点!”

她的指甲抠进了他的脊背。她曲起身躯,让他插入得越来越深。他在自己糊里糊涂的三十五年人生中还没有尝到过如此强烈的快感。他发狂了,紧紧地抓住她那对发胀的乳房搓揉着,并使劲地压她,好像打算把自己的不知疲倦的情人压扁似的。

“别停下来，亲爱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维卡呻吟着说。他怕自己满足不了她的需求。他现在已完全处在她的控制之中，整个身躯像一只软沓沓的布娃娃，随着她两条大腿的猛烈蹬动而在空中来回晃动。绝望到极点时，高潮猛然袭来，使他浑身颤抖，一泄而空，同时他又感到了一阵钻心的剧痛，好像有人用刺刀从上而下地捅了他一刀。他惨叫着睁开眼睛，看到了她的沾满鲜血的嘴和后仰的痛苦而又惊异的脸。鲜血滴到了她的一只乳房上。维卡在春风得意的那一瞬间咬破了他的头颈。他惊骇万分地问：

“你为什么这样做？”

“没关系，”她说，“忍一忍吧。我需要这么做。”

她松开了双腿，洛沙科夫爬下床，微微瘸着走到浴室里，惊恐地细细察看姑娘的细牙在他头颈上所留下的两道半圆形的血痕。在他用双氧水处理伤口时，维卡端来了一茶杯香槟酒：

“干了吧，亲爱的，不会再觉得痛的。”

她那双略呈绿色的幽暗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冷静的好奇，再也没有别的神色了。洛沙科夫这才猜到，他是把一个妖女带到了家里，甚至还同她睡了一觉。他头也不回地从衣架上取下浴袍，抖抖嗦嗦地裹住了身体。

“我觉得很舒服，”维卡说。“你是个非常好的情人。”

她从背后搂住他，把茶杯递到他的嘴边。他像中了魔法似的边咂着嘴和打着噎，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她手里捧着的酒，直到把杯里的酒喝光为止。

“真是乖孩子，”维卡夸了他一句，挽住他的一只手，把他领进了卧室。他像一只草包似的一头倒在了床上。

“你至少不是个疯女人吧？不必打针吧？”

她将就地躺在他的脚旁：

“我大概有点像施虐淫者。当我发情时，我就无法停下来。但是你也别难过，你会习惯的。”

“别把我当白痴。现在就是用炮来轰我，我也不会亲近你了。我

可是个正常的人。去同你的吸血鬼们作爱吧。”

她同情地笑了起来：

“小傻瓜，你躲得到哪里去呢？！尝过我的味道后，所有的女人就全都索然无味了。”

洛沙科夫心里想，他们的谈话虽说很露骨，但也有一种彻悟的味道。维卡悄悄地移到了他的两腿中间，轻轻地触摸他的大腿，他因此而非常惊讶地感到了一阵骚热。

“看见吗，”她教导人似的说，“你现在就已经不反对再来一次了。痛，好像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只要忍一会儿，就能得到多少快感呀。你是爱我的，对吗？擦干眼泪吧，小傻瓜。我将尽量不用力咬你。”

“我不要！”他哀求道。“我害怕。滚开吧！”

他的哀求为时已晚。维卡强奸了他，就像土匪强奸一个不省人事、失去抵抗力的受害者似的。她呼出来的那股带牛奶味的热气同他的痛苦的呻吟混合在一起。他心里想，现在他真的要完蛋了。她正一滴一滴、一口一口地在吮吸他的平庸的生命。然而，假如死亡已经逼近，那么他在临死之前还是有一些隐秘的、模糊的愿望。除了这个女人外，世上就再也没有女人了。最后他终于神奇地交上了好运。她用无情的手指在他的胸脯上抓开了八条长长的沟痕，并发出嘶哑的叫声让自己整个柔软而又有弹性的贪婪的玉体平躺在他的身上。在奇怪的性欲勃发之际，他觉得自己好像把她刺穿了。

“看见吗，”维卡低声地对他说。“小傻瓜，而你却还要害怕。下一次我要咬掉你的耳朵。你自己会求我这么做的。”

但是，没有下一次了。当他在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的驱赶下于傍晚时分飞快地下班赶回家里时，维卡已经不见了。早上送他走时，她答应做一客真正的乌兹别克羊肉抓饭给他当晚饭。但是没有人来迎接他。他的住房里收拾得很干净。厨房里的餐桌上有一张白色的便条。“安德烈！我急需离去。别伤心。你非常好。钱我借走了。下一次碰头时我会还给你的。准备好一只耳朵。维卡。”

什么钱呢，他心里想道。然后他走到写字台旁边，拉出底下那个抽屉，那里原先放着装在皮包里的准备买彩电用的一千卢布纸币。皮包是空的。他并不觉得伤心。与妖女睡一夜，并得以圆满的解脱，这笔费用并不大。他在台镜上久久地打量自己的形象。逝去的一昼夜里他身上发生了一种他暂时还无法理解的不祥的变化。透过一副时髦的眼镜盯着他看的是一个长着一张消瘦的、松弛的脸的陌生人。这个人使他感到厌恶。

第二章

1990 年

在新环境中,人们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塔尼娅·弗朗楚任卡,不过身份证上的姓名仍旧是娜杰日达·普里马科娃,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女。她虽然经常改名,但对每一个名字都感到依依不舍,就像母亲对每一个活不长久的病孩都很贴心一样。她在秘密集团中已经相当出名了,但这么大的定货她还是第一次接到。人家用一辆八汽缸的“丰田”车把她从“巴尔丘格”饭店送到了一位脾气专横的老爷——来自斯维布洛沃的若拉大叔的家里。她在房间里等了四十分钟,若拉大叔才出来见她。他个子不高,人却长得很胖,身上还像妓女那样散发出一股“夏奈尔 5 号”香水的气味。他的神情高傲而又善良。他毫不耽搁地把两张彩色照片放在她面前,但她竟然连看也不看。她眼睛一直凝视着若拉大叔那凝重的鼻梁。

“你怎么啦,弗朗楚任卡? 发呆吗?”

“该请女士喝一点东西,”她说。

若拉大叔疑惑不解地叫了一声,拍了一下巴掌,一个身穿运动服的伶俐的小男孩接到命令马上把一只托盘放在他们面前,盘里装着白兰地、百事可乐和一盆切好的柠檬。

“对不起,塔尼娅! 办起事来有时候就会忘记好风度。要不马上

先上床？明天早晨再讨论一切？”

“床铺倒是不必了，若拉大叔，”塔尼娅客气地回答。“只不过喉咙很干。外面非常闷热。”

“是啊，但愿不要过夏天。到处热得烤人。上天对俄罗斯发脾气了。”

若拉大叔同她一起为合作而喝了一口白兰地。接着，塔尼娅仔细地看了一下照片。上面照的是一个外表非常漂亮的中年男子。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很有特点：黝黑的肤色、调皮的微笑、如钢盔般框住脸的一头完美的黑发。在这张照片上这个人正在抚摩狗。

“不是俄罗斯人吧？”塔尼娅问。“是少数民族吗？”

“这有什么意义吗？”

“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若拉大叔不喜欢这个问题。他甚至感到很不痛快：

“一些可信赖的人推荐了你。可是你却好像在装好人。表现得不好。不文雅。”

“酬金是付美元吗？”

“预付金是五千美元，余款完事后再给。像平常一样。”

塔尼娅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喝了一点儿百事可乐。

“我怎样同他见面？”

“明晚他将在‘民族’饭店用晚餐。是同我们的一个人一起用餐。但是只有你和我知道这件事。明白吗？”

“他住在哪里？”

“‘俄罗斯’饭店，八楼，‘特等’客房。还有什么要问的？”

若拉大叔夸张地看了看手表。塔尼娅点上香烟，并朝他的鼻子吐了一口烟。

“他不是同性恋者吧？”

“暂时还没有发现。一看到年轻的金发女郎就会上钩。这方面不会有麻烦的。”

“给预付金吧。”